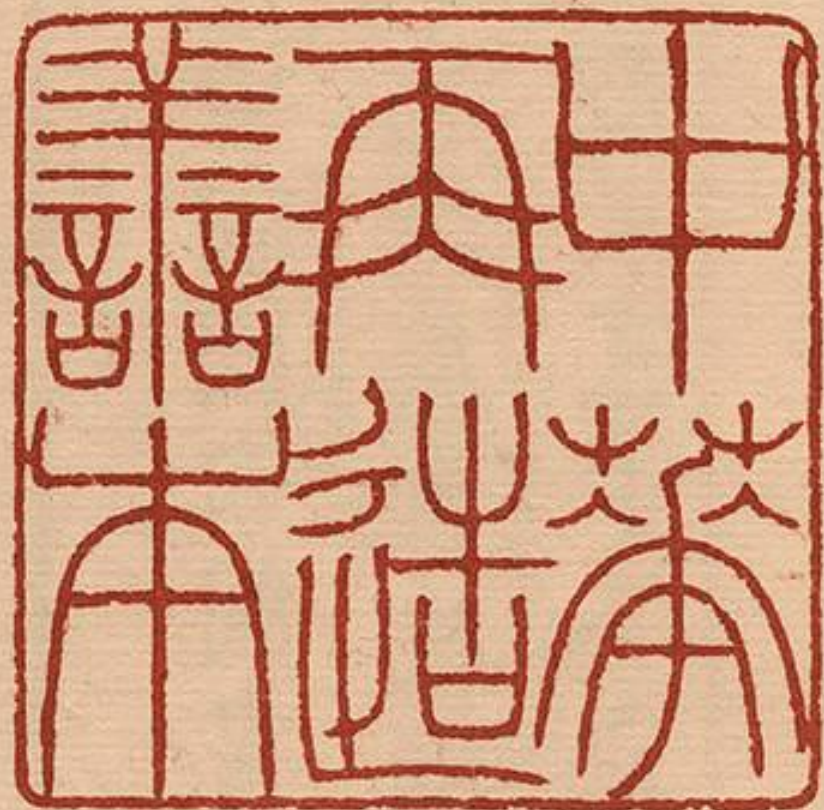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八·
六釐米寬十二·九釐米



新纂商目十朝名臣言行目錄

是書銓次專以切於奉業者為宗旨

中興名臣碑傳搜括殆及文字者開卷當知

其有補也

卷之一

魯國范公 贊

韓國趙忠獻王 晉

濟陽曹武惠王

潘武惠公 美

卷之二

節度使郭公 進

太尉李公 漢超

內翰竇公 儀

李文正公 助

呂文穆公 象正

卷之三

魏國王文正公 旦

張文定公 齊賢

錢宣靖公 若水

卷之四

向文簡公 敏中

張忠定公 詠

陳晉公 慤

李文靖公 沆

卷之五

馬正惠公 知節

曹武穆公 瑋

寇忠愍公 準



呂正惠公 端

卷之六

衛國高烈武王 瓊

楊文公 億

王文康公 曙

王文正公 曾

畢文簡公 士安

卷之七

呂文靖公 夷簡

陳文惠公 堯佐

晏元獻公 殊

卷之八

宋元憲公 庠

宋景文公 祁

韓忠憲公 億

程文簡公 琳

杜正獻公 衍

卷之九

李文定公 迪

蔡文忠公 齊

薛簡肅公 奎

魯肅簡公 宗道

卷之十

范文正公 仲淹

范忠宣公 純仁

卷之十一

東染院使种公 世衡

狄武襄公 青

卷之十二

穎國龐莊敏公籍

吳正肅公 育

王文忠公 弄臣

卷之十三

王武恭公 德用

包孝肅公 拯

諫議田公 錫

內翰王公 禹偁

卷之十四

孫宣公 奭

李恭惠公 及

中丞孔公 道輔

岐國王文恭公 圭

卷之十五

起居舍人尹公 洙

余襄公 靖

待制王公 質

侍讀孫公 甫

卷之十六

韓忠獻王 琦

卷之十七

文忠烈公 彥博

趙康靖公 槩

吳文肅公 奎

張文定公 方平

卷之十八

富文忠公 弼

卷之十九

端明蔡公 襄

王懿敏公 素

胡文恭公 宿

卷之二十

歐陽文忠公 脩

卷之二十一

唐質肅公 介

趙清獻公 抃

尚史中丞呂公 誨

卷之二十二

溫國司馬文正公 光

諫議大夫司馬公 康

卷之二十三

中國呂正獻公 公著

侍講呂公 希哲

卷之二十四

尚史中丞彭公 思永

范忠文公 鎮

魯國曾宣靖公 公亮

周安惠公 起

卷之二十五

荆國王文公 安石

卷之二十六

老泉蘇先生 洵

蘇文忠公 軾

門下侍郎蘇公 轍

卷之二十七

中書舍人曹公 肇

曾文昭公 肇

秘書丞劉公 恣

卷之二十八

丞相蘇公 頌

樞密王公 岩叟

郇國章文簡公 得象

卷之二十九

門下侍郎韓公 維

傳獻簡公 堯俞

梁莊肅公 適

卷之三十

尚書彭公 汝礪

劉忠肅公 摯

尚書左丞王公 存

卷之三十一

諫議劉公 安世

卷之三十二

陳忠肅公 堯

侍郎鄒公 浩

密學陳公

卷之三十三

內翰范公 祖禹

卷之三十四

集賢學士劉公 敞

康國韓獻肅公 絳

卷之三十五

魏國張忠獻公 浚

卷之三十一

新國韓武順王 世忠

卷之三十二

吳武安公 玠

吳武順王 璘

卷之三十三

太尉李公 顯忠

卷之三十四

希夷陳先生 搏

穆脩 种放 李之才 魏野 林逋

並前

安定胡先生 瑗

泰山孫先生 復

徂徠石先生 介

卷之三十五

明道程先生 顥

伊川程先生 頤

節孝徐先生 積

正字陳公 師道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目錄終

新纂明目十朝名臣言行錄

魯國范公



范公

名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後唐長興中登第仕晉為翰林學士漢初加戶部侍郎周祖起兵以為樞密副使廣順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世宗不豫入受頤命輔立恭帝太祖受禪加兼侍中罷參知樞密乾德二年罷為太子太傅薨年五十四將終戒其子不得請諡立碑

質母張氏夢人授五色筆而質生九歲善屬文唐長興中奉進士為忠武軍推官晉天福中懷其文見宰相桑維翰維翰奇之擢監察御史稍遷主客員外郎直史館召入翰林為學士契丹入寇晉出帝命十五將出征是夕質宿直出帝命諸學士分草制質曰宮城已閉慮泄機事遂獨為之詳理優贍當時文士皆歎伏 事畧

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范曾公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无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它日當深究此弊幸无忘吾言公惘然久之後三祚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公心異焉乱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致大用公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无據吏得以因緣為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為刑統聞見錄

周太祖征李守貞每朝廷遣使齎詔勅分軍事皆中機會太祖問誰為此辭使者以質對太祖曰宰相器也事畧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无學術何以處之蒙求

范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意輕其新進潛視所為質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箴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嘆曰真識大軀吾不如也質

魯國范公

後果為名相誌苑

世宗在揚州怒實儀罪在不測范質非時求見世宗示意其救儀將避之質趨而前曰儀近臣以小過忤旨罪不當誅因免冠叩首泣下曰臣備位宰相不敢致人非辜當帝王之怒幸陛下寬之世宗意解遂赦儀罪蒙求

范質奉行制敕未嘗破律每命刺史縣令必以戶口版籍為急蒙求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范質書言曰太祖得衆心不宜使典禁兵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將奉登明德門太祖命軍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王溥魏仁浦等皆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為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瓌按劍厲聲曰我輩无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頗請讓太

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請詣崇元殿召百官就列周帝內出制書禪位太祖就龍墀北面再拜命宰相太祖太祖登殿易服於東序還即帝位羣臣相賀及太祖即位先命溥致仕蓋薄其為人也又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記聞

范曾公嘉謀偉量時稱名相自以執政之地生殺操舒所繫苟不能蚤夜兢慎悉心精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加之道有枉直時有夷險居其位者今古為難嘗謂同列曰人能臯吸三斗醇醕即可為宰相矣沂父筆錄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自餘除拜號令刑賞廢置事无巨細並執狀擬定進入止於禁中親批紙尾用御印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歷五代不改其制國初范質王溥魏仁浦自以前朝舊相且憚太祖英睿具劄子而取進止朝退各

疏其事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自是奏御浸多或至盱眙命坐啜茶之禮尋亦廢罷今遂為定式沂公筆錄公性下急好面折人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墜墜之中食不異品身沒之後家无餘貲後太祖因講求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產業直宰相也太宗亦素重質嘗對近臣稱累朝宰弼以為循規矩煊名器持廉節无出質之右者

韓國趙忠獻王

名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後徙洛陽周世宗用兵淮上

太祖拔滁州宰相范質奏用王為軍事判官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為推官移領宋州表堂書記太祖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從平上黨汧樞密副使拜樞密使**乾德**二年范質王得魏仁浦同日罷以王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開禧**中出為河陽三城節

度使**太平**吳國初入朝拜司徒兼侍中八年出為武勝

軍節度使**雍熙**中冊拜太保兼侍中明年出為西京留

守兼中書令**淳化**二年薨年七十一**咸平**初詔配享

太祖廟庭

普為滁州判官太祖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將就死普

意其有冤啓太祖更訊之所全活十七八范蜀公家求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

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

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國

家不安者其故非它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

治之无它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

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頃之上

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

謂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无有窮已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人之終夕未嘗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皆惶然起頓首言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无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豈欲不為一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憐指示以可主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无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驩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尉撫賜賚之甚厚与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王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以不絕邇非韓王謀慮深長太祖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戴白之老不覩干戈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為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其子孫至今享福祿因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乎太祖既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材力伎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祖能強幹弱支制治於未亂故也涑水記

太祖初登極杜太后尚康寧常与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為書記嘗抚勞之曰趙書記且為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寵待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驥劾奏普強市

人第宅聚斂財賄 上怒叱之曰鼎鑄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尔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 記盛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

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裊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

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

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

一卒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如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誌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

詰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為將以潘美副之

邵氏聞見錄

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韓王屢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韓王復懷之請見上

迎謂之曰豈非以符彥卿事耶對曰非也因別以事奏既罷乃出彥卿宣進之上曰果然宣何以復在卿所韓王

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未備者復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為後悔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

能負朕邪韓王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記聞

太祖一日以幽燕地畵示中令問所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

守帝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語久之

曰卿可謂遠慮矣 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 太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搗燕薊時中令鎮鄧州上疏力諫其愛國愛君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余雜陸宣公論事中不辨也

盟見錄

趙普嘗欲除人爲人官不合 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 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 上乃寤用之其後果稱職得其力記聞

太祖時嘗有羣臣立功當遷官 上素嫌其人不予趙普堅以爲請 上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 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 上寤乃可其奏記聞

國初趙普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一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於通衢聞見錄

太祖常與趙普議事不合 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便維翰在 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指大眼孔小賜與拾萬貫則塞破屋子矣楊文公談死

太祖豁達既得天下趙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 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摠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普不復敢言談錄

開寶中趙普猶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普叩頭辭讓 上曰大國之躰不可自爲寢弱當使之勿測既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 上之偉度談死

王始爲相 太祖命薛居正呂餘慶叅知政事以副之不知

印不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事無大小一決於上
開寶中盧多遜同對屢攻其短雷有鄰復訟其庇吏受賂
上怒下御史府案問抵吏罪詔衆知政事更知印押班奏
事以分其任

王性深沉有岸谷多忌克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常勸
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其爲宰相以天下事爲己任沈毅
果斷當世无與爲比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
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

太祖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
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戒敕太祖曰汝萬歲後
當以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頓首泣
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趙普於榻側則爲約誓書普
於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及

太宗即位普爲盧多遜所譖出守河陽日夕憂不測上一
且發金匱得書大寤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爲遺書與家
人別而後行既至復爲相記聞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普言朱崖虽在海外
而水土無它惡春州虽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
以外彰寬宥乃置於必死之地普領之後月餘符坐事貶
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
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卒湘山野錄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古典郡奸賊事竟下獄時郊祀將近太
宗怒其貪墨謂日執政特俾郊赦不宥趙普奏曰敗官抵
罪宜正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休神
明吉本何人安足以墮改陛下赦今哉上善其對而止新錄

彌德超自冗列爲諸司使驟被委遇誣奏待中曹公彬有不
軌謀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趙普再相因

為辯雪 上乃大悟即逐德超而待彬如故自是數日
上頗不澤從容謂普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悞大事夙夜循
省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
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
斷此所以彰陛下之明聖也雖堯舜何以過此哉 上
於是釋然 沂公筆錄

李繼遷擾邊 太宗用趙普計封趙保忠守夏臺故地令
滅之保忠反與繼遷合謀大為邊患 玉壺清話

普佐太祖 太宗定天下平僭偽大一統當其為相每

朝廷遇一大事定一大議纔歸第則取闔戶自啓篋取
一書而讀之有終日者雖家人不測也及翌旦出則具事
決矣用是為常後普薨家人始得開其篋而見之則論語
二十篇普嘗戒其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日曰渾受寵踰分
當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不復與尔等宜自勉勵無重吾

過故輔 兩朝出入三十餘年未嘗為子弟求恩澤者 事

濟陽曹武惠王

名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漢乾祐中補成德軍牙職入
周以後宮近戚歷典蒲晉軍 太祖初改內客省

使兼樞密承旨 太平征蜀以為歸州行營都監師還授

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 太平七年十月征江南為

昇州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明年十一月江南平以功拜

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 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從平

太原加兼侍中出為天平節度使 太平三年王師北伐

為幽州道行營前軍都部署以違詔失律責授檢校太

保右驍騎上將軍四年起為武寧節度使 太平嗣位

召拜樞密使 太平二年平薨年六十九追封濟陽郡王配

享 太祖廟庭

王事周嘗監蒲州軍蒲帥王知錫性長厚以王帝室近親尤

所加禮而王恭謹弥至雖公府亦樂必端簡終日未嘗旁
視王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今覩監軍誠散率
之其也李宗諤撰行狀

使吳越宣賚既畢即日而廻私覲之禮皆所不受越之追以
奉之王猶不納既而曰吾或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尺籍其
數歸奏世宗願納內帑世宗曰前使東南者皆分外求官
是致遠人頗輕朝命汝獨如此可謂賢矣然此常禮不必
固辭王始拜賜乘散遣親舊不留錢行狀

充晉州兵馬都監劉鈞盜據井汾晉為敵境王未及壯爰膺
戎寄書則訓練夜則警忍食无膏梁衣靡文采嘗一日王
与主帥暨諸賓從環坐於野廬有鄰道守將命單介馳書
詣王使人素不識潛問人曰誰為曹公有指王以示之者
使人初謂其給也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肯衣六綈袍坐木
素胡床者乎審視之乃信其簡儉如此行狀

太祖始在潛蹤實與禁軍以主中立不倚尤所推重然王非
因公事未嘗造門羣居醺樂亦所罕至太祖益以此奇
之建隆二年自平陽召歸謂曰我當日常欲親汝二何故
踈吾王頓首謝曰臣事周朝連葭蓂之親復忝內職靖恭
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納太祖曰朕素知汝意方
將擢用宜整乃誠以輔新邦也行狀

大率伐蜀詔劉光義充歸州路行營前軍副部署以王為都
監始破三會巫山寨次平夔州又取遂州時諸將皆欲屠
城殺降以逞威暴唯王申禁戢之令明勸賞之法繇是乘
破竹之勢不血刃而峽中郡縣悉下兩川平王与諸將會
成都大將王全斌等日夕縱酒不恤軍事部下列校皆求
取无厭蜀人苦之王屢勸全斌等宜速振旅凱旋全斌等
逼留不發卒致全師雄等作乱郡縣相應盜賊蜂起王与
崔彥進悉力剪平之泪全斌等歸闕太祖尽得全斌等

所爲事狀又面詰王仁贍仁贍屢詆諸將奢縱不法事與以自解止言清畏廉恪唯曹彬一人耳 太祖大怒全斌等並下吏議即日授王宣徽南院使充義成軍節度使王獨懇請曰收蜀將校皆得罪臣以无功獨蒙厚之恐无以勸天下 太祖笑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仁贍肯惜言哉夫懲惡勸善此所以勵臣子也王不敢辭 行狀 王與 太祖密論天下事无不合 上意而公堂會議如不能言 太祖益所器重 行狀

太祖遣曹彬潘美征江南彬辭才力不治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抚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无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至惡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爲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 閩見錄

曹彬事 太祖時將討金陵責後主稱疾不朝之罪以彬長者令爲統帥將終全其城彬累遣告城中大軍決取十一月二十七日破城宜早爲之圖後主將遣其愛子清源郡公仲寓入觀至仲冬下旬日日克期仲寓未出彬屢遣督之言郎君到寨即四面罷攻後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爲堅壘如此天象无变豈可計日而取蓋敵人之言豈足爲信但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宮中之宴餞未畢將以二十七日出彬又令懇言至二十六日亦无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整軍成列至其宮城門後主方開門奉表納降彬各拜爲之盡礼先是宮中預積薪後主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携血屬以赴火既見彬 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席當厚自齎裝既歸有司之籍則无及矣遣後主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皆力爭以爲苟有不虞必將誰執彬但笑而不荅

迥等切諫彬曰非爾所知觀煜神氣憐夫女子之不若豈
能自引決哉煜果無他彬遣五百人為股致輜重登舟有
一卒負籠下道旋彬立命斬之有擔者因取蹉跌後主既
失國殊無心問家計既升舟隨軍官吏入其官屏幃几硯
什器皆設不動所賫持鮮矣談苑

江南文武官吏賴王保全皆得其所親屬有為軍士所掠者
王即時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倉庫府庫悉
委轉運使按籍檢視王一不問掠之絕恤憐寡仁人之心
無所不至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圍籍衣被而已
行狀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
病非藥石所愈唯須請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
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及
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
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
匄於海上者矣程頤云記聞

金陵之陷後主以藏中黃金分賜近臣辨裝張似得二百兩
詣曹彬自陳不受頤奏其為彬以金輸官而不以聞諫死
太祖遣曹彬等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相印泊凱旋恩
禮踰厚而絕無前命彬等因曲宴從容陳叙及之上曰
非忘之也頤念河東未下而卿等官位隆重豈可更親此
事耶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錢百萬其重爵勸功若此勤
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有客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亦
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閣宴居不妄通賓客五
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如此者八年
行狀

王和氣接物煦如陽春忠誠事君成如白日不以富貴驕人
唯以謙恭自處兩總機密五臨策重翰位益高而志益下籠

愈厚而憂愈深不蓄羨財爲子孫計不樹私黨爲門館因所居之宅僅茂風雨敗簷缺牖不堪其憂而王處之恬然自若喜溫之色家人不知湛然澄波莫窺其際所以西降蜀南平吳出將入相善始令終者蓋王能以功業自全而善守富貴也加以歷代治亂近朝興廢燦然曾中問一知十毋與朝士清談終日鳴鶴碩生自以爲不及行狀

曹侍中爲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記聞

曹武惠王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心輒戮一人其所召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不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請閣門入見

謁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歸田錄曹武惠王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武惠左手握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頃取一印餘無所視後

果爲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享帝食公雖兼領將相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無而指不名呼下吏吏之稟白者雖劇暑不冠不見代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相載而歸

惟公但圖史矣筆而已爲藩帥中塗遇朝紳必引車避過市戰其傳呵戒導吏去馬不得越十輪恐墮逼市井性仁恕情直無撓強記善言談論清白如寒儒宅帑無十日之蓄至坐武帳止衣七綈紵絮而已征幽州偶失律於涿鹿素

服待罪趙叅政曰言請按軍法朝廷察之止責右驍衛上將軍未幾遂起趙叅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京自久不許見時公已復樞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士論

歎伏 玉壺清話

侍中曹公彬為樞密使向公敏中為副使當是時契丹犯塞繼遷叛命毋軍書狎至上必亟召樞臣計議彬則曰此狂寇當速發兵誅討斷決而已止用強弩若干步兵若干定矣敏中徐曰某所儲慮未備或道途迂遠或出兵非其時當別施方畧制之纖悉措置多從敏中所議 上謂將帥難其人彬必懇激而言曰臣請自効更無他說敏中常私恠之及子瑋亦有將材累歷邊任威名甚重晚自樞貳出鎮西鄙臨事整眾酷類先君復果於戰鬪而不肯以安民柔遠為意豈將帥之體固當若是邪 王沂公筆錄

曹冀王彬前後受命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為諸將之首諸子皆賢令瑋璋瓌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萬兵四把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慈聖先獻太后輔佐 仁祖母儀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皆曰盛近世無比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至此雖漢馬唐郭若無以過嗚呼盛哉 水燕談

潘武惠公

名美字仲詢魏郡人周世宗為開封尹美以中涓事世宗及即位徙供奉官高平之戰美以功遷西上閣門副使稍遷客省使 太祖親征李重進以為揚州巡檢以功除泰州團練使湖南既下授美潭州防禦使 三年征嶺南以美將行營諸軍世宗珂副之克廣州拜山南東道節度使與尹宗珂同知廣州五年兼嶺南轉運使七年征江南以美為昇州道行營都監與曹彬偕往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 太宗即位改南院使 太宗征太原以美將向東行營之師判太原行府事封

潘武惠公

代國公改中武軍節度使進封韓國公 詔美及曹彬
崔彥進等北伐美獨拔靈州應州 詔內徙其民虜
復至驍將楊業戰沒于陳家谷口美坐削秩三等明年
復故官知真定府改判并州加同平章事卒年六十七
贈中書令諡曰武惠國公二年配享 太宗廟廷
少有大志時漢政荒亂美私語里人王密曰漢氏歷數將終
兇臣肆虐有三靈改卜之兆大丈夫當於此時立功名取
富貴豈宜碌碌然與萬物共盡會周祖鎮大名世宗自環
衛領牙門軍美遂解職委質為 實錄

太祖素與美厚善及為諸軍推戴還入京城即遣美往見執
政美因敷述天命以諭之陝帥宋彥性兇率恣行威福羣
小用事多殺人取財賄陝民苦之復日夕繕治甲兵 太
祖慮其為變遣美監其軍遂圖之美單騎入城諭以受命
之事因諷令入朝彥即治裝上道 上喜謂左右曰潘美
不殺宋彥諭令朝覲成我志矣

李重進叛命美乘傳發宿州兵擊賊會以石守信為招討使
即以美為行營都監揚州平留美為巡檢以鎮撫之車駕
還都錄其功授秦州團練使屬湖南軍亂其將汪端友叛
朝廷興師剪滅人心未寧以美為潭州防禦使賜黃金帶
御馬嶺南劉錡數寇桂陽江華美率兵擊走之郡界溪洞
蠻獠自唐末之亂不供土賦頗恣侵略為居民患美率兵
深入窮其巢穴斬首萬餘級餘黨潰散美悉令招誘貧其
罪以已俸市牛酒宴犒賜金帛以慰撫之夷落遂定

開寶三年九月征嶺南以美為賀州路行營馬步都部署遣
使十餘發諸州兵赴賀州是月進兵克富州敗廣軍萬餘
衆進師至臨賀銀遣將彥柔率萬餘衆來援美逆戰
於南鄉俘千餘人斬首數千級彥柔衆大潰克賀州十月
又下昭桂連三州西江諸州相繼而下即以美為南面都

部署長驅至韶州其地越人之比門也衆十餘萬背城而陣以待官軍美揮兵乘之鏖軍大敗奔甲而遁俘斬數萬計拔韶州鏖既窮蹙四年二月遣僞諫議大夫王珪詣軍門求通好罷兵又遣僞左僕射蕭淮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至軍中乞降美即令殿直冉彥表部送淮等赴闕鏖復遣其弟保與率衆拒戰美即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去廣州百二十里鏖衆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王師美因築壘休士與鏖運使王明及諸將計曰彼編竹木爲柵若構火以焚之必擾亂以銳師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數千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火勢甚盛鏖衆驚擾來犯王師美麾兵急擊之鏖衆大敗斬數萬計長驅抵城下鏖盡焚其府庫及克其城擒鏖送闕下露布告捷

非此五者他不得悉使若此美即

八年秋議征江南九月遣美與步軍都虞候劉暹東上閩門使梁迥並率兵先赴江陵十月既命美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懼都監兩曹彬偕往自江陵發兵進討秦淮次時舟楫未具美率兵先赴號令軍中曰美受詔提驍果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帶水而不徑度乎遂率麾下涉水大軍隨之吳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兵以戰艦二十餘艘鳴鼓洑流而上急趨浮梁美麾兵擊敗之奪其戰艘生擒僞神衛諸軍頭鄭質等十人獲軍器萬餘計俄又破其城南水寨殺虜千餘衆美分師以保之奏至太祖立召樞密副使楚昭輔草詔令徙置戰懼以防它變即賜其食遣駙駙徑去使者至會暮美即率詔徙軍是夕吳人急攻水寨皆無所獲進傳金陵城下王師日進捷江南平鏖其功加檢校太傅宣徽北院使

是秋命副將進攻太原為行營馬步軍都監與井人萬餘衆
戰汾上破之獲馬千餘疋牛羊數千計俘數萬口以歸實錄
太平興國四年主師征范陽又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
命美兼二交都部署留兵留屯以扞北寇以功加檢校太
師三交西北二百里地名固軍溪谷險絕虜之所保多由
此入寇美潛師襲之虜奔城遁軍使安慶以其族降因積
粟屯兵以守之自是虜不敢侵駐居民以安頃之美巡撫
至代州宿戒部下秣馬葺食餓虜萬餘騎來寇近寨美
令軍士銜枚往擊之大破其衆生擒其都指揮李重誨殺
其駙馬侍中一人獲馬數百疋俘虜甚衆手詔褒諭貫錄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一



